



上 册

为了那深深的长叹·····	马宜厚(1)
难忘马科·····	海伦·蒙思拉(4)
给你讲讲那白发的先生·····	老 猫(9)
褪色的纸风铃 ·····	梅 洁(13)
一个人的掌声 ·····	佚 名(16)
我的初吻没有一丝甜蜜 ·····	佚 名(18)
花谢在我心里 ·····	佚 名(25)
一个吻的故事 ·····	岳 勇(31)
“坑道式”二 sir ·····	月 亮(33)
聪明反被聪明误 ·····	韩家闯(35)
生死关头 ·····	阿 峰(38)
笑面虎 ·····	雷冰鸿(41)

东方不败	阿 磊(43)
小静老师	嘟 嘟(45)
校园人物素描	文 竹(47)
勾 Sir 的“小密探”	七 星(53)
记住还是忘却	胡殷红(56)
无 题	周小小(60)
没读“Lame”的一课	胡 芝(63)
地理老师	牛 犇(67)
我的同桌是校花	吴昕颖(70)
跳蚤日记	常月娇(72)
真 情	陆婷婷(76)
米 兰	刘苗苗(78)
良师如镜	王 凯(80)
雪花飘飘	韩玉喜(83)
幸福的方向	官笠铭(86)
小学老师	冯子禹(89)

新堂老师	杨 杨(96)
迟到事件.....	王大龙(100)
走进办公室的日子.....	何 叶(103)
我和语文赵的故事.....	范 凡(107)
阿 Sir 蒸笼	欧 阳(113)
师恩难忘.....	邵惠君(117)
抽烟的老师.....	陆勇强(119)
设计爱情.....	霁 雨(122)

下 册

老师·父母·我.....	崔舒丹(129)
美丽的歧视.....	胡子宏(133)
老师,我曾经恨过你	朱俊凤(136)
老玉米.....	王 影(139)
老师,想讲个故事给你听	陈 枝(144)
火红的石榴花没有开放.....	李定广(146)
爱的伤害.....	山 华(149)
飘落的红叶.....	江 枫(152)

江老师,对不起	杨庆太(155)
老师,我想给您拜个年	史国良(160)
甜蜜蜜的分离	郭静娟(163)
音乐老师	邹静之(166)
不露声色与意想不到	史 勤(169)
白 菊	王 凌(170)
作弊引发的故事	李彩霞(172)
生命是美丽的	李永康(176)
生命的语言	西尾富(180)
难忘的八个字	玛丽·安·伯德(182)
天使心	杨丽红(184)
阿 Sir 妙语录	王美惠(186)
人生之师	王鲁豫(188)
“魔鬼”阿隼	晓 蕊(192)
杨教主轶事	穆起超(194)
还没完结的灰暗之恋	陈莲茹(197)

融入我的窝·····	张学雅(200)
“章鱼伯伯”·····	陈 岚(204)
爱的日记·····	肖 韩(206)
随 妻·····	李健昌(209)
爱的力量·····	佚 名(211)
前 妻·····	佚 名(214)
为了水晶心·····	佚 名(217)
埋在冬雪里的玫瑰花·····	解菊芬(225)
爱不后悔·····	李望江(231)
你看你看月亮的脸·····	赵 冬(236)
年轻的爱情·····	孙兆岳(238)
跑调的阿 Sir ·····	俏皮丫头(243)
成人式·····	艾晓明(245)



为了那深深的长叹

◆ 马宜厚

人生于世，被人信任，无疑是一种幸福，一种光荣，一种值得夸耀和骄傲的事。然而我认为，这更是一种压力，一种鞭策，一种责任，一种牵挂，一种需要倍加努力才能偿还的债务。这种体验源于我曾经被我的小学老师信任过。老师那种殷切期盼学生成才的信任感，许多年后仍萦绕在我的心头，无论走到哪里，总感到他深情的目光在盯着我。

60年代初，我在皖南一个偏僻的山村小学读六年级。说是小学，其实是一间祠堂。其简陋破败，为今天城市小学生难以想像。我们班主任王仁老师是全校几名教师中惟一的公办教师，也就是“吃皇粮”的那种，一直带毕业班。那时我们刚走出“三年自然灾害”的阴影。可以想见，一个学生连饭都吃不饱的山村小学教学质量能有多好？所以王老师带的毕业班一连两届没有一个考取初中。轮到我们这一届，一共13个学生。王老师发誓要从我们身上找回他的事业理想。他恨不得在我们毕业那一年，把他全部的知识都教给我们。白天，他给我们上完课后，就忙着打水、洗菜、烧火、做饭。有时就在灶膛旁一边做饭，一边辅导我们学习。而到了



夜晚，一个人又常常在祠堂里独对青灯批改作业，准备第二天的教案。

我在班上学习比较卖力的一个，老师似乎特别关照我。多数课堂提问时，我常常是第一个被老师拎出来。有一次背地里，他摸着我的头说：“你给老师争口气吧。”

小学升初中考试前一天，王老师早早地带我们到镇上中学做准备，帮我们熟悉考前教的范文，讲解算术难题。第二天正式考试，上午考语文。作文题目正好是王老师写的范文《学校生活回忆》。这篇范文我背得很熟，但我为了避免与同学雷同，就自作主张没按老师的范文写，而写了自己的真实感受。下午考算术，我有两道应用题不会做，就交了卷。考完回家，在路边的一个乡间磨坊小憩时，王老师特地用自己的钱为我们买茶水和香瓜。我们吃着香瓜，老师逐一询问我们考试情况，最后听了我的回答，老师久久默不作声，长满络腮胡子的脸上，肌肉不安地抽搐着，就像要哭一样。接着长长叹了一口气：“唉，今年又完了。”听到这一声长叹，我们都停止了吃瓜。好像自己要考不取中学了，心一酸，泪水直在眼里打转转。我们都恨自己不争气，希望老师严厉地批评我们，但老师不会再批评我们了。

后来，考试结果出乎意料，我们班竟有 3 名同学考取了初中。其中，我被一所全日制重点中学录取。记得老师给我送录取通知书那天，他满面红光，爱抚地摸着我的头，一迭声地说：“好好读书，



好好读书。”

一转眼，三十多年过去了，其间我参军入伍，上学深造，转业地方工作。虽然十分庸碌，但各种奖励证书确有为数可观的一大摞。更重要的是，无论何时何地，我总记得王老师的那声长叹，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与颓废。

王老师，你现在好吗？学生真的好想你！



难忘马科

◆ 海伦·蒙思拉

1959年,我在密苏里达州莫里思市的圣玛利学校做实习教师,教小学三年级。我很爱我的学生,特别是马科·克鲁斯。这男孩很有教养,时常不忘说:“请”和“谢谢”。但是,也像在他这个年纪的其他孩子一样,他也很顽皮。有一次,为了他的不守纪律,我把他关在衣帽间,没想到他竟从窗户翻到壁炉再到屋顶,跑了出来。在课堂上他有时还管不住自己的嘴巴,忍不住要说话。尽管如此,我也不会老生他的气,每次我向他指出缺点,他都会谢谢我。而且,他是那么快乐,充满了活力,只要看着他,我就禁不住微笑。

那年的教学经历也不总是愉快有趣。为保持课堂纪律常弄得我筋疲力尽。更糟的是,我曾失声达35天之久。我学会了简明扼要地向学生阐明我的观点,以引起他们的注意,如果这一着不奏效,我便做出我的学生称之为“十三点”的怒目圆瞪的面孔,他们一下子就安静下来了,就连马科也不例外。

虽然实习教师在工作中犯错误在所难免,但我对马科却犯下了一个很大的错误。一天,尽管我一再地提醒,马科自己也特别小心,他还是忍不住要在阅读课上说话。我失去了耐心,对他说:“如





果你再说一个字,我就要把你的嘴巴用胶带封起来!”我从没想到要实施这个威胁。谁料不到 10 秒钟,一个学生报告说:“马科又在说话了!”

我想如果这时还不做些什么,恐怕学生以后将会无视我的权威。于是我打开抽屉,拿出胶带,一言不发,走到马科的座位前,用胶带在他的嘴上贴了一个大叉。我步回讲台,边看书边打量马科,他向我皱皱眉,胶带起了作用,我禁不住大笑起来,学生们也哄堂大笑。我耸耸肩,走向马科的座位前,撕下了他嘴上的胶带,全班一阵欢呼。马科仍然很有教养地说:“谢谢老师对我的帮助。”

正是通过这件事让我懂得了千万不要在大庭广众之下威胁一个学生,也不要其他学生面前使一个学生难堪。

第二年,我被调去教初中的数学。5 年后,马科又出现在我教的八年级的班上。他还是那么活跃,不过已经学会了在课堂上不随便讲话。对他和其他同学来说,数学是一门较难的学科。那是在一个星期五,我敢肯定,学了一周的代数,他们都已筋疲力尽了。这时我突然想到一个主意。因为在把学生的作业本发下去之前,我总要写上几句评语,现在我想知道学生们怎么评价自己的同学,于是我给他们布置了一个即兴的作业。

我叫学生把作业本放在一边,拿出一张白纸,写下每一个同学的名字,在名字的下边,写下他们认为的各个同学的优点。那堂课的其余时间,他们便埋头做这个作业,我也写我给他们的评语。观



察他们做这个作业还真有趣。我可以看出他们正写着的是谁，他们常常抬起头来，看着一个同学，寻找灵感，然后眼睛会突然一亮，埋头疾书一阵，接着转向另一个同学。那个周末我为每一个孩子写下了评语，先抄下同学写的，再在最后写下我的。我想象着当他们读到别人记下的自己身上的优点时，他们该是多么高兴啊！

星期一我把作业本一发下去，全班都在微笑：“我从来不知道对别人那意味着什么。”我听见一个学生说。“我不知道自己是那么逗人喜欢。”另一个说。

后来再没人提起这堂课。但是这次作业收到了预期的效果——他们对自己充满了信心，对同学充满了喜爱，而且更加热爱学习了。

这学期结束后，马科升入了高一年级，我也和他的家庭熟悉起来。他高中毕业后，我们保持着通信联系。越战期间，他从越南写信给我，告诉我他对战争和死亡是多么害怕。他说他常常做噩梦。我回信给他，告诉他我每天都在为他祈祷，我还把我现任班上的趣事写信告诉他。

1971年8月的一天，我休假回家，父母到机场迎接我。回家的车上，母亲问了我一些旅途上的事以后，大家都沉默下来。我母亲瞥了父亲一眼，父亲清了清喉咙，这是他要宣布重要事情的前奏。“克鲁斯家昨晚来电话，”他开始了，“马科在越南阵亡。明天将举行葬礼，他们希望你能参加。”我现在还能回忆起父亲是在我



们的车开到哪里说出的这段话。

教堂挤满了前来吊唁的人。我排在最后一个，从马科的棺材前走过。我心里的想法只有一个：“马科，只要你能重新说话，我愿意把世界上的所有胶带都清除掉。”到了墓地，一个年轻的士兵走上前来，“您就是马科的数学老师吧？”我点了点头，他说：“马科时常谈到您。”

葬礼过后，我们到马科的家去，马科的父亲对我说：“我们想请您看一样东西。”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钱夹，“他们在马科的身上发现了这个，我们想您一定认得它。”他打开钱夹，从中间抽出一张破旧的纸，看得出来，它曾被重复地打开又折上过无数次。我不用读它，一下就知道了这是那张纸，上面是马科上八年级时同学们列出的他的优点。

“老师，感谢您安排了那次作业，”克鲁斯先生说，“马科一直珍藏着它。”

一大群马科的同学围了上来，看那张单子。查理不好意思地笑着说：“我也保存着那张单子，它在我家书桌的最上边一个抽屉里。”

卡科的妻子说：“卡科要我把他的那张贴在我们的结婚相册里。”

“我也还保存着，”玛丽莲说，“在我的日记本里。”

薇婕掏出了她的钱袋，把她的那份揉皱的单子拿给大家看。



“我到哪儿都带着它。”她说，“我想我们都还保存着自己的那一份。”

我禁不住失声痛哭。

诚然，我对学生的鼓励在他们的成长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，但更重要的是，我从马科的身上也学到了很多。那时我只是一个实习教师，但正是从那时起，我开始懂得了上帝将那么多学生交给我，不仅是让他们能够学习，而且是让我也能够学习。现在我在大学任教，每当回想起过去，我都觉得应该把马科看成我最伟大的“老师”——那个顽皮的、爱说话的、总是微笑的小男孩教给了我宽容待人，这是我不可或缺的一课。现在我正在教给我所有的学生这门课。这就是我所想到的最好的纪念马科的方式。





给你讲讲那白发的先生

◆ 老 猫

先生头发并非全白，而是鬓染秋霜，暗含着那么一种沧桑与深刻。初识先生，但见他一身笔挺西装，艳色领带，绅士气十足，以至于我们都猜不透他的年纪。先生自己道破谜底，说已是年过花甲。满堂哗然。此后我们仍是怀疑，因为先生在课堂上丝毫不见苍老，谈天说地，讲经论法总是那么生动而具体，散发着热力与芬芳。

先生讲的是当代文学，我们极其爱听。他知识的渊博程度远非我们所能想像，讲“27年”文学，新时期文学，现代后现代……先生总是旁征博引如数家珍，好像此时的文学只是他口头上的谈资，我们于谈笑风生一通神侃之后，就领略了一个个文学思潮，游览了一座座“住梦的纸房子”。

先生从不硬性规定我们记笔记或是写作业，不来听课不点名，期末考试也不为难学生，这可成全了那帮懒汉们，所以先生是同学们公认的最受欢迎的先生。先生自有他的教学原则：“授人以鱼，不如授之以渔。”听他的课我们丝毫没有压力，精神放松，反而学到更多东西。不像其他的尖酸板刻号之曰“四大名捕”的老学究，把一间坐满年轻人的教室搞得气若游丝，昏昏沉沉。



先生的课讲得生动活泼。早在开篇之前先生就曾坦言自己的讲课风格是“半意识流状”，说白了就是爱“跑题”。大凡学生都知道，某些老师讲课“跑题”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了，历史老师会把正史讲成野史，把野史讲成故事；我当年的一位语文老师“跑”的更厉害：在讲鲁迅的《藤野先生》时，居然给我们讲了半堂课的日语！而先生的“跑题”绝对不同凡响，我们无论从理性上还是从感性上都爱接受先生的“跑题”，因为它带给我们的不仅是视听上的愉悦，更有思想上的历练与补缺。先生在讲某部文学作品时，常会连带讲许多作品背后的故事，诸如作家的不凡经历，独特气质等等，让我们从作品的成因这一角度更深刻地理解了抽象的文学理论。在先生的“意识流”中，我们学到了许多难得的知识。先生每讲到兴处便会声情并茂，配之以动作，甚至手舞足蹈。一次讲到歌剧中的芭蕾舞艺术，竟真的在前台做了一连串的“小天鹅”！摇摇摆尾的，滑稽之中不无专注。全班 50 多个同学都笑翻了，笑疼了肚子，笑出了眼泪。可先生仍故做镇定地说你们不懂艺术。

先生是个极为风趣的人，更兼豁达气度。他在课堂上妙语连珠，时不时就蹦出一句经典。他说“孩子们，不要咀嚼着个人的小悲欢就以为是全世界，世界很大。”他说“学者中有许多是流氓，流氓中也有许多是学者。”先生还会很入时地说几句“荤话”恰到好处地说“他妈的”，先生说这也是一种语法，叫做“文明的粗鲁”。先生这点“村野气息”彻底和满腹叛逆的“新新人类”们打成了一片，一



群毛孩子都成了这老头的“哥们儿”了。上先生的课我们无心记笔记,也不会轻易去睡觉,生怕他会突然来一句“你妈贵姓?”之类的经典台词。偶尔有人午后困乏难耐之时,于课上打盹儿,忽然被全班同学的爆笑惊醒,弹起身子便问“老师又讲什么啦?”旁人已笑得无心他顾。错过精彩段落心里痒痒的。

先生的风趣与豁达冲淡了他现实生活中的许多悲哀。一次先生的课上到一半便起身向同学们致歉,说要请个假去医院接老伴儿如果不去怕别人冒领。同学们大笑说先生客气客气。后来才知道他老伴儿确诊为胃癌。可在第二天补课时,先生依然神采如昔,我们丝毫没有看出他的悲伤与无奈。先生的热情感动着每一个人,就如一树寒梅,抱紧内心的冰冷,却把芬芳捧给春天。多好的先生呵!

我与先生私下里相交甚少。在先生面前,我腼腆木讷,像个呆瓜。先生是极其理解他的学生的,给我许多鼓励。我第一次与同学创办期刊,自知想法幼稚的可怜,可先生仍是十分耐心地帮我们策划,审稿,写下情辞恳切的评语。字里行间充满了师道的慈爱与尊严。

有先生的日子里,我们以为季节就是一生,可天下终归是没有不散的宴席。在先生的最后一堂课上,教室里荡漾着恋恋深情,彼此都有些不舍,于是,女孩子中有人忘情落泪。先生抑制着激动,沉言道:“看着你们这群充满朝气的孩子,我觉得自己找回了逝去



的青春。在你们的课堂上，我充分意识到了自身的存在价值，我才相信自己是火炭而不是灰烬，我才是‘夕阳红’！可我这架‘残梯’，只能供你们攀爬有限的高度，不要站在土包上就以为是最高峰……”这告别的最后一刻，他也没忘记搞笑。有人只顾落泪，有人狂热鼓掌。先生送走我们这一批学生，已到了退休之年，教书生涯将告终结。

“那漂亮的女生，白发的先生……”参不透一颗深邃的师者之心，一块黑板，几支粉笔注解一腔真诚，于良心支撑的高大杏坛上，传道，授业，解惑。先生在我日后的记忆里，是一部用沉默写成的哲学。

如今，再没有先生那样的课堂了。最遗憾的是没能记好先生的课堂笔记，没能向先生多请教几个问题。我想，也许这让我遗憾，正是先生讲的最精彩的一课吧！